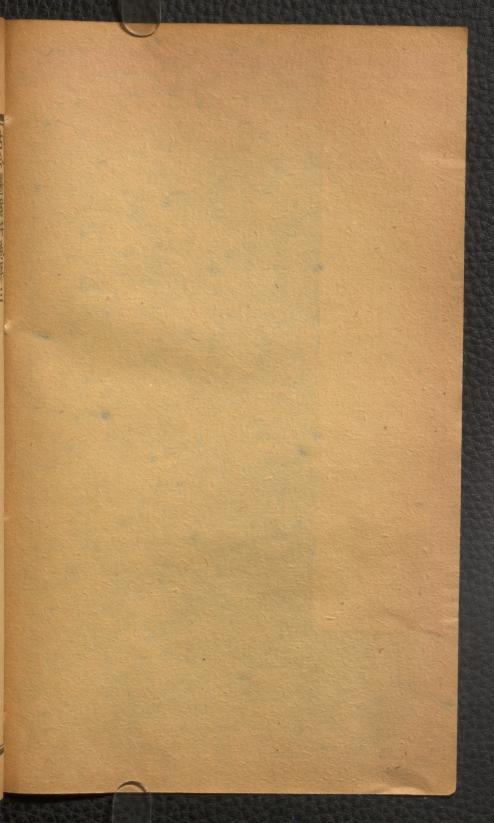
校古今醫等按·養養養

G Chinese Vol: III

3



古今醫案按卷第三 古今醫案按一卷三 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疾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 寒熱立止成駭其神又云一書生病虚問日一作將秋武及試之日乃虚 論詳之日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予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 來日入院瘧亦不發蓋偶得吐法耳。 之劑漸至衰贏命予治之予見其贏亦不敢便投寒凉藥乃取內經刺瘧 張戴人曰嘗觀刺瘧論心欲試之會陳下有病症二年不愈者屢服温熱 嘉善俞震東扶祭輯 吳江李齡壽辛坨重較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孫男掌明冏若全較 路南此賢 得璜磻溪

丹溪治一婦人久痢因哭子變應醫與四獸飲之類一日五六作。汗如雨 柴胡飲子下之後以白虎加梔子湯數服而愈 遠行勞役又暑氣有傷酒熱相搏。午後時助故大熱而渴如在甑中。先以 内分內之間而發發則陽氣威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 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 拉數金匱要畧云瘧脉自弦弦數者多熱內經云癉瘧者肺素有熱氣威 羅謙甫治書吏高士謙年踰四十至元戊寅七月間因官事出外勞役又 因過飲午後大發熱而渴冰水不能解早晨稍輕減服藥不效羅診其脉 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燥肌肉故名曰癉瘧士謙 易識易治不比丹溪諸案之難辨難治 震按此係夏秋新得之處乃實證也又係摩處故用寒下之法然其證 久瘧聞之亦灸此穴而愈蓋瘧多因飲食得之故灸脾俞得效 附 資生經曰有人患久產諸藥不效或教之以灸脾俞即愈更一人亦

こうしょうけん かけんかんとうかんしんかん しゅうしょうかん しかんでんけんしゅ

之藥助起旺大正氣愈虚今汗已大出無和可治陰虛陽散死在旦夕豈 不止凡兩月朱診之脉微數食少渡甚蓋痢後無陰悲哀傷氣又進濕熱 又治一少婦身小味厚痎瘧月餘間日發於申西頭痛身熱寒多口乾喜 大津縣十一粒日三次令淡飲食半月後大汗而愈 頻服兩旦寒熱即止而愈 劫藥三五貼病退旬日後又大作又與之又退綿延至冬又求治於丹溪 知其久得樂疾亦少惟胃氣未完天寒欠汗非補不可以一味白朮為末 者告之曰領都愈食淡調理淡月得大汗乃安公不说一人許以易愈與 愈憲詹公年近六十.形狀色蒼味厚春得該**應丹溪視之知其飲於**聽肥 粥丸空腹熱湯下二百九盡二、動大汗而愈如此者多但畧有加減耳。 富人年壯病瘧自卯時寒至酉時方熱至寅初方休一日一夜止甦一 熱辣湯脉伏面色修晦作實熱痰治之以一素湯為末粥九如泰米 所能補遂用参求各二两白芍一兩黄民五錢产甘草二錢濃煎 醫 案 按一题卷三

當時足即冷十日復產作蓋足陽明與衝脉合宗筋會於氣街入房太甚 升柴黄芩黄連二三日與黄、植丸服之兩夜夢交通來告急余語之 等劑中焦濕熱下流伏結於腎以致心火上連於肺故瘧敢俱作用零九 腎中熟解乃從前陰精竅而散走故為是夢勿憂次日**薩**蝦頓止 以前所服樂飲之其汙通身大出病即已 人参白术大補附子行經加散寒之藥以取汗數日不得汗病如前因悟 足動上於是二經之陽氣益衰不能滲染其經絡故病作卒不能体乃用 則足陽明衝脉之氣皆奪於所用其寒乘虛入中舍於二經所過脛所 時。因思必為心房感寒所致及問之九月暴寒夜半有盗急起不着中衣 老人患症嗷半载脉之兩手尺數而有力色稍枯食料之必服四獸飲 無時當臘月議作虛寒治以四物加附子吳茶神雜為九、以疑誤次日 江洪宅一婦病產三日一發食甚少經不行已三月丹溪診之兩手脉 跌道遠樂力難及用着北川芎桃枝煎湯以器盛之浸足至膝一食頃

BUT THE THE PARTY OF THE PARTY

再診見其梳粧無異平時言語行步並無怠倦知果誤矣乃曰經不行者 味節飲食之法。半月而瘧愈經亦行。 伏其脉而不見爾以三花神佑九與之旬日後食稍進脉漸出但帶微弦 非無血也為痰所碍而不行也無脉者非氣血衰而脉絕乃積痰生熟結 皮養亦夜發者為陰病宜補血疎肝用小柴胡湯合四物加青皮各與上 虞天民治二男子年皆踰四十五各得痎瘧三年矣俱發於寅申已亥 **瘧尚未愈因謂胃氣既全春深經血自旺便自可愈不必服藥教以淡滋** 古今醫案機一卷三 之陽宜補氣解邪。與小柴胡湯、倍加柴胡人参加白朮川芎萬根陳皮青 貼俱加薑素煎於未發前二時服每日一 誠出其右後人猶欲诋毁之何異蚍蜉撼樹斤鷃笑鵑鵬哉 震觀丹溪諸案思深而法備真有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效較之 震按二證為同中之異花溪分别精細用藥熨貼故 、畫發於已而退於申 夜發於玄而退於寅虞曰書發者乃陰中 鬼服至八 鬼同日得大汗而愈 貼即愈然亦緣

用血藥引出陽分泊之汪診其脈濡弱近駛稍夜日觀色察脉乃屬氣血 頭痛胸痞唇效而渴惡食大便或秘或溏發於寅申已亥夜醫欲從丹溪 汪石山治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餘八月因勞病瘧寒少熱多自汗體倦、 經丸病益甚此因虚而致瘧因瘧而致經開用補中益氣湯及六味丸各 又治一婦久瘧形體怯弱內熱晡熱自汗盗汗飲食少思月事不行服通 百餘劑產愈而經行矣 以歸脾湯百餘劑而痊 薛立齋治一産婦患瘧久不愈百病蜂起其脉或洪大或微細或弦繁或 沉伏難以名狀用六君子加炮畫二十餘劑脉證稍得又用零朮煎膏佐 真則半途而廢必至前功盡棄因知虛證用補慎母欲速 震按樂已對病尚百餘劑始愈設醫者拿不定則見異而遷病者信不 時服又云每日一點則不發之日。亦依其時而服耶。 瘧已三年。發時不爽乃得間而入如其不然當另有說但於未發前二

勞也蓋嗽渴固宜養陰自汗惡食胸痞豈血藥所能獨理古人用藥立 今當冬氣沉潛瘧氣亦因之以沉潛難使浮達况冬月汗孔宜乎閉固 實神麵麥冬倍用麥民水煎服三十餘貼諸證稍除薩猶未止刀語 指引迷途耳因例達變須後人推廣之遂以補中益無湯加川芎黄 兩虚應已深入厥陰矣專用血藥不免損胃又損肺淹延歲月恐久瘧成 證無頭痛今病如是恐風暑乘虚入 躁問家人診之驚回脉絕矣議作陰證欲進附子湯未决請汪治汪回 皮歸身黃苓丸服胃氣既壯來年二月應當隨春氣而發泄矣果如 **薩則必須汗解當此數藏之令安得違天時以汗之** 人年三十六月因勞取凉夢遺遂覺惡寒連日惨惨不爽三日後頭 益氣之升祭已與敷渴自汗不相宜更加川芎何謂 震按冬藏難使浮達亦備敢悟之一端其不用血藥誠為高見然補 醫 案 按一卷三 于陰分故脉伏耳非絕也若進附 子且以多术积實陳 四 栢 中 稱

貼而安 白芍麥冬各一錢歸身生地甘草各七分知母陳皮各五分煎服二十餘 血治但今汗多乃陽虚表失所衛消穀善飢乃胃虚火乘其土俱為氣虚 瘦色黑者氣質血虚也間日發于午後亦血分之病也以色脉論之當從 朴川芎以人参加作二錢黄芪錢半。白朮當歸各一錢煎服二十餘貼而 常祛瘧燥烈之劑所能治遂用清暑益氣湯去養成升麻加柴胡知母厚 痛 人年二十餘八月因勞病應汪診之脉數皆六至而無力。曰古人云形 證仲景法有憑證不憑脉者兹當憑證作氣虛治以麥民各三錢白朮 變真老醫之獨到處也 震按脉證有可疑處猛浪投以重樂脱有所以嚴勝何及始待以觀其 躁渴痞悶嘔食自汗大便或渴或結脉皆濡小而駛脾部兼弦此 誤則莫解姑待以觀其變然後議藥次日未末中初果病寒少熱多頭 北尋

野見丁口」は日本は日本は、「一十一一日間は一年日本

古 李士村治相國沈銘鎮患瘧吐就問不思食六脉沉細李曰瘧傷太陰中 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劑而止 王肯堂云外祖母虞太孺人年八十餘夏患處諸舅以年高不堪再發議 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熟自已以猪苓之淡渗分利陰陽使不得交併以 甘辛氣清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己以知母石膏黄芩之苦甘寒 欲截之予曰欲一劑而已亦甚易何少截乎乃用柴胡升麻卷防為根之 得意之作也李士材治新安程武修監本於此惟以白豆蔻换穿山 亦其善用藥處 震讀靈蘭要覽載此方治瘧屢效又附隨證加減法最為精當是全壇 分明参於尤草之病無甚疑難少分寒熱自易取效故僅登三條餘 今 曰濡小而緩或曰浮大而濡或曰濡弱近敗稍發或 閱石山治瘧案二十二條所載脉象或曰浮濡無力或 題 安东 被 卷三 日數而無九是 日浮而欲絕 瘧發時即嚴去醫治不效求慎柔診之脉弦細而濡乃謂弦細為處為暑 語語至次日天明總退數日後忽腹痛 畫夜無間勺水不遊呼 僧慎柔治淮安客年三旬外季夏患瘴瘧但熱不寒連日發於午後熱躁 三錢煎服四日起 通 咽已而水飲亦不下白湯過喉間嘔出作碧色藥不受小便一滴如赤茶 寒蛔動也用理中湯加烏梅三個黃連五分四 次日下黑物數塊如鐵其病若失再以人参参冬各五錢橘紅白芍各 異法然與諸案病情稍别故錄之 便閉諸醫東手緣視之令仰卧以指按至心口下偏右大叶因詢得其 震按理中加梅連以治吐蛔醬紅和平胃散以治停滯牛內原非奇方 即用譽紅和平胃散作末東內和丸白湯下三錢至喉報不嘔水道新 亦不吐去黃連加黃民二錢生薑五錢五劑而瘧 · 洁治深溪王 與南偶食牛肉覺不快後遂發瘧飲食漸減至食不下 南後胸中豁然寒熱亦减 號欲 総遇

高果哉治張習可五月間受微雨及風冷遂患三陰瘧發於暮熟甚於夜 而濡為濕蓋暑邪成瘧濕熱乘虚內陷而腹痛用 生地當歸川等白的产草知母較薑乾萬升麻柴胡薑聚煎服四劑後 至九月中於得六脉虚數此陰虚而暑入陰分最難治當先升舉其陽用 古 殷製穿山甲薑東煎服過虚期三轉第二次用生地一两老薑一兩第三 又治高文南三陰應三月餘用首烏生地當歸白朮知母青皮积殼升 山查各二两柴胡一雨六錢牛膝一 首為人參又定九方首為四兩生地三兩多亦當歸龜版猪谷知母黃芩 發即廠恐戊己天水未必效 荷葉湯法九服完全愈 震按此與緣仲洁用丹皮汁煮滑石法同而此少遜之且腹痛甚遇產 今 震 分水煎調下天水散五錢服後腹痛 個人砂仁末二兩煮取鳖肉 决 按一卷三 两五錢乾薑穿山甲各一两甘草五 同藥搞匀烘乾其骨亦炙為末 如失次日瘧亦不發。 酒炒白芍一雨炙甘草

喻嘉言治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怒湯表汗因而發熱 三日變成症疾喻診其脉豁大空虚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熟氣急神揚知 警甲骨俱炎燥研末加入以酒蒸常山四雨煎濃汁煮業為九<u>豊湯</u>送 膝白朮甘草虎骨麥冬五味貝母橘紅為末活驚一個煮取肉搗藥烘乾 **片三轉後檢不破荷葉烘燥為未三白酒調服五錢又三轉遷漸止但骨** 吾邑之文獻云耶 壁又有醫案數卷立方頗多奇巧然險峻者亦難輕試暑選數條 治病如神者有醫林廣見及雜證二書未曾刊印世人得之者珍如 因採取古今方論命高生次第錄之者是也予童時習聞父老傳誦其 震按果哉先生乃王全壇之高弟準繩序中所謂嘉善高生隱從余游 腰膝疼疫無力行走腹上常熱乃用四物湯加首鳥枸杞莫肉杜仲牛 用當歸一兩畫皮一 雨第四次用白术 雨薑皮一兩每贴加桃葉七 拱

劑而安。 古今醫案按一人卷三 救藥今晚宜用人參二兩煎濃湯預服防危渠父不以為意次日五鼓時 為元陽衰脱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擔至大汗不止難於 果忽先知家人驚以為崇喻曰此正神魔之離舍耳吾以獨參及附子理 中駟馬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 遺出喻喜曰白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内虚腸滑獨察不能勝任急以附子 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 邪雖救急無益也只得姑侯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順之 病者便覺精神恍惚竟得參至瘧已先發矣喻甚待徨恐以人参補住瘧 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甦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 數北至五時始汗解飲食不追昏同欲絕其為虚甚尤易識耳惟以大 午時大熟熟即歐兩目直視不能出聲類脱涎水從口角湧出不止日流 震按高鼓峯治新安程結先子病瘧皆從此案描出但每日辰時大寒

张 者因時日十支之衰旺與人身相關故甲两戊原主為陽乙丁已至於為 運化之 皇 路玉治 則 震 飽券佚所感受傷在陽明一 治中尊陸六息久瘧一日輕一日重食減肌瘦困倦噯氣嘉言云是由 不利也 Q 劑多民桂附而兼熟地是宗景岳法與喻案稍不同 按此條議論通暢而干支衰旺之說前人從未道及可比昌黎之 下院之濁氣自能傳 渺矣。 陰日助都而正不能勝則重也當以理中湯助胃家中 食減胃中之正已虚而形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都不能勝 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 張怡泉年七十五居恒常服多附鹿角膠等陽樂秋間病薩誤 口中時時嗳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一日輕 人腸中而大便不製不復升至胸中而膈間寬 經故飲食减而大便轉覺艱潘者胃病 院伸得運 日

用常山止截藥一 微不能貫通於脉所以止歐不前在寒熱之 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熱之際診之則不止歇熱退則止歇 開通此虚中伏邪之象乃用常山一錢酒拌同 兩分二次進并與稀原助其胃氣數日寒熱漸減脉微續而安 岩拙 治願大來年逾 山為嚮導耳 人参以助胸中大氣而祛逐之當知因常山傷犯中氣而變劇故 不仁而面垢仲景暑證中 語或者以為中風遺尿危疑莫定 然寒熱不止脉止 震按此條論欽 題尚 李示 快一一人卷三 800 連進二服遂得安寢但寒熱不 劑遂致人事不省六脉止歐按之則二至一止舉指 自初秋思瘴瘧昏熱嚴語喘之遺尿或者以為傷寒 如前巧且無益惟 脉最有見其用常 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参三吸 日進人参一 山法與楊介以冰煎藥皆為巧作 日無慮此三陽合病臟語遺 時邪氣衝激經脉所以反 止脉如前乃日進 人参五錢焙乾去常山 兩不兼他藥真大 如前此真氣 用

脉數耳曾與六味去澤溫,加肉桂肉果五味白蕉作丸服因是臍不畏風 但做數無他異此唇藏本寒閉藏不密易于招風 進寒熱悉除後與獨參湯送 每服加人参至一兩柱附各三錢又四服而辰戌五未之寒熱頓止子午 中翰金鴻還乃郎八月間患處發于辰戌五未而子午卯西每增小寒熱 卯酉之寒熱更甚此中土有權而那併至陰也仍與前禁四服而色禁食 時治沈子嘉平向京每至夏間府一者扇風則腹痛且不時作温六 震按此案與虞花溪案同閱始知輕重各有妙處 不衰經文雖不言脉諒脉之洪實有力可知也此條係摩瘧故嚴語遺 其受病則曰用力出活風寒舍於皮膚分內完其病發則曰陽氣風 震 一初夏石頑診其六脉如綠面青唇白刀與六君子加桂附四服不 經論產應統是實熱證故推其未病則日中氣實而不外泄 八旬之外有此證死者甚多勿輕以此案作榜樣也 味丸調理而安 也下寒則虚火 脉 湖

脉亦弦 脾胃亦實明秋患應醫用白虎竹葉石膏等確寒甚而不甚熱面青足冷。 影能傷肝肝脾氣血兩傷邪氣獨從內結治之 少舌胎兼刺小腹腫痛上連胸脇諸醫莫效馬診兩手脉弦牆而結 倍弱知為內傷重而外感輕得之勞倦且鬱病在肝脾兩經也勞則傷脾 分散其虚邪黃連肉徒使上下交通炮畫半夏以開痞散結一劑而脉漸 加重今須大顧元氣微東治和始克有濟用人参三錢扶其元氣桂枝 元儀治工部那公太夫人年七十外惡寒發熱如瘧遷延月餘神昏食 再劑而神氣頗清右關轉見滑實元儀方以脉有轉機為慶前醫疑 按腹之部位當臍 而畏投温樂可取也蒺藜一味加得更好至如治瘧不以脉之細 殿四 安宋 細而數用八味地黃三倍桂、附作湯更以四君合保元早暮間途 止調理而愈 加柱附更可取也。 被一卷三 屬野府看扇風即痛 自宜温影但不以六脉带

茯苓鬱金佛手等劑六七日後氣和而利止周身浮腹下體不能轉移此 久病後元氣大虧脾虚不運如盗去而舍空之比復與大劑參尤苓草 深道 通 前醫又疑寒藥所致欲用理中馬曰数日以來純用甘寒清燥之劑三四 得喜功生事且今胸腹間尚有結氣未釋正宜疎暢肝脾以通和氣道且 日 清爽業已養正而透邪但今津液尚枯虚 藥太過欲投白虎湯馬曰此津液元氣兩虧之益 震按 養津潤燥佐黃連松實杏仁半麵以除熱散結而化痰三日大便已行 而大便始 加蘆根汁蔗漿甘寒養陰之品六七日右關脉和舌刺亦平做見利 與陽明實熟證可收行肅殺者奚啻天壤也仍用人参為主加生首為 十劑 印機草中所載寒熱痞悶中州結痛者每用人參桂枝肉桂黃 和雖不治利利亦自止所謂一舉而兩得也仍用人參半她廣 通六七日而舌刺始平今津液方回雖 而腫平。乃得全愈 熱内甚當進以滋燥清熱之 服藥後。 見利下繼 雨脉透起神氣 必自止何 100

古今醫案被一人卷三 疑執汁蘆根汁等或合黃連知母或合橘,若見虚寒,象多用理中, 炮畫半夏或合枳朴或合枳桔繼見燥象即以人參生首烏瓜萋實蔗 蘇子桔梗云一劑而脉症和此不敢信也繼以六味加參頗妥當至如 或合柴胡秦允或合前胡乾島大約相同惟治汪生咳嗽夢港面白畏 柱湯或白通加人尿猪膽汁湯其用人參有一二兩至五六兩作一 胸滿喘敢多痰者必重用瓜蔞實紫苑佐以半麵貝母杏仁蘇子枳格 卷亦可謂大手筆但雷同之案太多,故此集所選獨少又見其治身熱 瓜萋實合炮薑及桂枝生首烏者不 秩端墩寒熱自汗食減身重自夏至秋脉象浮濇亦用玉屏風加貝杏 風雨寸浮大而虛關尺虚小用玉屏風散多加人參為不同及治朱千 數日。雅又作且兼白濁不止用小柴加首烏生地丹皮革解等不應又 附嘉善一張姓少年春間患寒熱如應始用發散繼用養陰已愈矣越 不魹因併舍之 一而足雖其運用純熟未免數見 +

載零為補之 短勢又不甚則誠輕倘勢甚而時又長及不如間日者尚有休息之 日 子五錢乾薑二錢苓芍产草數劑而安又用參朮平補全愈 無恐此久積之寒飲因脾得參附之力以運動之飲乃大下也復用附 然腹痛大作連寫二三十次煩渴又作懊憹迷悶不安學家駭泣沈 錢熟附子三錢茯苓五錢白芍一錢五分一劑而熱少定遂連服十餘 益甚發量百沉幾死熱氣冲開二三尺兩目亦腫目眵膠閉舌紅且乾 震選症疾諸案雖不多然皆精深高妙可以啟發後學若淺近之法未 日惟以牡蠣牛膝枸杞生地出入加減粥進熟退諸證去其六七矣忽 唇焦面赤兩足如烙惟大便泄寫脉虚而軟余友沈堯封兄用人參二 數日寒熱漸重不能起坐口渴煩躁舌亦唇焦一老醫用白虎湯而熱 也何可云輕惟症發漸早為易痊漸晏為未止乃一定之局間有不 定 如發漸早而熟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熟加長矣愈長則正氣愈 古云日作者輕問日者重此不可拘若日作而寒熟之時

古今醫 虚而加劇不得引內經其無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為證也又有發 有二三年未愈者亦有二三月即愈者祇看其寒熱之輕重短長以辨 虎湯桂苓甘露飲酌用以上皆確疾之表證藥而难發每多嘔逆痞悶 熱多寒少有汗口渴桂枝白虎湯竹葉石膏湯酌用暑兼濕則養朮白 漸晏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漸短矣愈短則邪氣愈衰而自山不 又須以草果知母霍香积朴白慈薑汁乾薑竹好蘆根等審其寒熱 之類向有無痰不成瘧無食不成瘧二説未可全廢瘧疾因於暑者必 熱勢則加石膏。即越婢法也表證而挾裏證有痰食者加入朴半麥芽 各半湯深秋初冬寒重無汗。口不渴脉不數者麻黄湯小劑用之兼見 人也此皆就予生平所驗而言之大抵瘧疾因風寒者多初起無污必 其病之淺深然三陰瘧無縣死之理反不比日作與問日者有縣死之 得引首賢自陽之陰者難愈為證也隔二日曰三陰瘧較諸據為最重 該發散養蘇防萬之類若有汗則用桂枝白芍兼見熱象則桂枝柴胡 华 按 7

者當以虚治不得輕用白虎寒多甚至但寒無熱而脉洪實者當以熱 治不得便用畫柱此妙缺也夜產皆云邪入血分當用血藥以提其邪 虎湯半夏寫心湯黃連湯可以奏功若虚實參半而寒者較易治毋庸 再發但寒熱二字全在憑之以脉縱使熱多甚至但熱無寒而脉細軟 津如蔗浆秋露水梨藕油肚水制火如二地二冬 阿膠以及生脉散何 或虚症不見寒證卻有熱象外弦數或洪數者勢難投以温樂則甘寒生 其效如神故虚症之用桂附與三陰症之用丁面俱有奇功可據也然 補影方義做別耳惟是大虚必挾寒昔賢謂治久禮用補者少加附子 歸柱飲理中八味真武等方擇其脉證相合者用之蓋温補温通補脾 為分别豈以虚證虚脉而可虚其虚乎補中益氣湯人寒養營湯繁草 古云無汗要有汗散邪為主有汗要無汗扶正為光汗之一端尚且嚴 人飲又堪供我驅策矣復有虚實參半之熱證則小柴胡原方人參白 入亦統屬瘧疾之實證藥也若素虚人或病後瘡後産後不可 例論

古今醫案按一卷 說固可通景音歸紫飲鼓拳者紅飲二方俱住然初起在夜嗣後不早 由之一類然輕者效重者不效三虚全不效比之打仗掠其殘兵即設 之夜這矣禁法與截法不同禁是外為鎮脈其法甚多效者亦多即祝 不異。始終於於夜者是也設護前漸定日是縮後已至日出皆不得謂 山二錢截處如神。皆在乎人之善用取禮母必用實申煎九九中除去 由於暑暑得露而解也予考古法要冷飲以存露性今怕冷飲隔湯嫩 謹慎調攝否則復發增重用砒者亦然然就处大吐恐至傷人其間日 用藥中於何籍此完截是服藥以截止常山截三應有奇效截止後須 殿步伐直能整齊又接此九偏於寒削若陽虚者不宜惟仲這虚母丸 温猶可若看大則露性全失矣臨證指南以秋露煎藥非也外有膽汁 與日作者原不須截欲截則審蓋飲最佳虚加人參无如終仲高調應 二薑九蒜燒酶草果菜參常山炒參諸方以及景去云小柴胡湯加常 零為大談或以祭湯送之湯力已過九力緩行譬如悍平無良將統 +=

氣口脉處形雖實而面黃稍白此由平素與人接言多多言者中氣虛又 上下凡一再行意冷然越日遂進瑞漸愈朋游因問房修治法答曰前診 者之妄也翌日天南明來視手脉煮小承氣湯飲予藥下因覺所苦者自 業先生名儀當與丹溪俱從白雲許先生學其記病云藏祭西秋八月予 其自下馬時荣彦修民客城中以友生之好日過視予飲予藥但日服而 病滯下痛作絕不食飲既而因憊不能起床乃以在席及薦關其中而聽 私自虞與二子缺二子哭道路相傳謂予死矣房修聞之口吁此必傳 日增明游譁然議之彦修弗顧也浹旬病益甚痰室咽如祭呻吟旦書 高談實門外漢心總之醫者多讀書多問歷病者能調攝能謹慎斯四 難弁二美合矣 濕若謂陽經輕淺之方治之無益。必以仲景治三陰之法為根帶似屬 重用多柱為宜三禮雖屬三陰亦只要辨明寒熱虚實而應以温凉補 和

物而愈 其人務竟已事恒失之餓而傷於飽傷於飽其流為積積之久為此證夫 餘貼安得不日以劇然非浹旬之補宣能當此兩貼承氣哉故先補完胃 滯下之病謂宜去其舊而新是圖而我顧投以參术陳皮芍樂等補劑十 食少丹漢曰此於血南也凡飽食後疾走或極力叫號歐跌多受疼痛大 沒藥桃仁滑石佐以木香槟榔大黄神麵糊丸米飲下百九再服大下藏 怒不泄補塞太過火酒火肉皆致此病此人以非罪受責故也乃以乳香 古今 一老人年七十面白脉弦數獨胃脉沉滑因飲白酒作痢下 之用於後都不能愈病則人之歸答難解而醫之用藥無路矣 補而後散此先補而後吃但二公把握得定故嫌疑不避設麻黄承氣 震按此與許學士治傷寒太陽麻因尺脉不應用黄芪建中同法彼先 傷而後去其積則一旦霍然矣眾乃飲在而服 患痢久不愈脉沉細弦促石為甚日夜數十行下清涕有紫黑血統 **善安按一人卷三** 淡水膿血腹

梅長官年三十餘奉養素厚夏秋息新腹大痛或令單煮乾薑與一 为茯苓為佐使時暄熟甚稍加黄連兩月而安此等證若因其通迫而用. 而大稍減亦似數重取似緊朱日此必醉飽後食寒凉太多當作虚寒治 朱曰此憂慮所致心血虧脾無弱耳以參成為君歸身陳皮為臣川芎白 熱察其脉皆弦而澀似數而稍長喜不甚浮大兩手相等視其神氣 丹溪從叔年諭五十夏間患帶下病腹微痛所下褐色後重食減時有微 使前湯下保和九三十粒次日前證俱減惟小便未利以六一散服之而 痛小便不利裏急後重丹溪以參朮為君甘草滑石槟榔木香養朮為佐 劑誤矣 服乾薑多以四物去地黄加多水陳皮酒紅花茯苓桃仁煎入 少項又 一月而安 作又與之又定八日服乾薑三動左脈弦而稍大似數右脉弦 贴痛

緩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視脉稍大不數遂令止蜜水渴時但煎人参白术 炒燥研末陳米飯丸。小豌豆大每服三十九人多白朮茯苓三味煎濃湯 具因大怒兩日後得滯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調生蜜飲之甚快滯下亦漸 丹溪云趙立道年近五十質弱而多怒七月炎暑大饑客飯其家不能急 七日嘔逆發呢丹溪視脉皆大豁眾以為難朱曰形瘦者尚可為以黄栢 陳宅仁年近七十。厚味人也有久喘病而作止不常、新秋患痢食大減至 尤藥之未當將用薑附予曰補藥效運附予非補陰者服之必死衆曰冷 也今守前藥然滯下尚未止又以煉蜜飲之如此者三日吃猶未止眾皆 湯調益元散與之滯下又漸收七八日後覺倦甚發吃于知其久下而陰虚 古今醫案妆一卷三 四日而吃與滯下皆止 水飲多得無寒乎子曰炎暑如此飲凉非寒勿多疑待藥力到當自止又 下連服三劑即愈切不可下丁香等熱藥。 度按丹溪諸案絕不雷同與馬元儀大相懸絕其最難及者以服乾萬

錢歸芍黄芩升麻桃仁各一錢槟榔五分煎服後重已除再減 貼病減延至十月後重未除滯下未止診之、脉皆濡散頗緩 稍止倍當歸經通而滯下已 壺仙翁治一命婦病滯下腹痛腰脹翁診其脉曰此氣血滯鬱而然當 血和氣則痢自止所以知其病者切其脉沉而滯循其尺 和濇則精血傷病 婦年逾五十病痢半載餘醫用四物凉血之劑及香連丸愈增院腹 白朮一錢五分滯下亦定惟糞門深入寸許近後尾閣穴僚内生 如所言後服槐角九痔痛如故仍用人參三錢歸民升麻等酌而愈 石山云子兄年逾六十色蒼素健九月患滞下予適出外自用利藥三 得真宜能不惑如此。 至三的而仍認為虚以呃逆已投參北而一兼益元一兼黄相的非識 頗覺脹痛不爽予曰此因努賣氣血下滯於此耐煩數 由積鬱而强食故氣血俱傷乃投以四物五苓木香痛 濇沉滯則氣不 初用人 桃 兵机 核

聚之虚者减之其治此病之法數遂以參尤為君答行為臣陳皮甘草升 吳炎山治一婦長夏患痢痛而急迫其下黄黑色諸醫以薰苓湯倍用枳 數曰此腸胃下久而虚也醫用寒凉愈助降下之今病何由安經回下者 麻為佐使研末每服二錢清米飲調下日二次或三次遂安。 甚裏急後重下痢頓併嗳氣亦或咳嗽遍身煩熱石山診之脉皆細弱而 殺黃連其患愈劇吳診之兩尺脉繁而濇知寒傷樂也問其病由乃行經 古 薛立齊治少宗伯爾東江停食患痢腹痛下墜或用疏導之酌兩足浮腫 上臟清次用調脾活血之劑遂產此乃經凝作痢不可不察也 所以墜下。遂用桃仁承氣湯加馬鞭草延胡索一服次早下里血升許痛 時因渴飲冷水一碗遂得此證盖血被冷水所凝於血歸於大賜執氣 乃不用温藥佐消燕仍以承氣加逐瘀藥堂因後重急迎宜下不宜温 震按此條先用需連其患愈劇再合以尺脉之緊適明知為寒傷营矣 窓四 荣 按一题卷三

時用清茶送三五十九不敷服而瘥。 又云一老人素以酒乳同飲去後似痢非痢胸膈不寬用痰痢等樂不改 余思本草云酒不與乳同飲為得酸則凝結得苦則行散遂以於名為九 立齊又云光母年八十仲夏患痢腹痛作嘔不食熱渴引湯手按腹痛稍 不取脉也凡暴病母論其脉當從其證時石閣老太夫人其年歲脉證皆 五味子各一錢煎成冷飲即睡覺而諸證賴減比假熱而治以假寒也 食少倦怠煩熱作渴脉洪數按之微細以六君子加薑桂各二錢吳茱萸 同彼乃專治其痢遂致不起。 止脉鼓指而有力真氣虚而形氣實也急用人參五錢白朮茯苓各三錢 陳皮升麻附子矣草各一錢服之睡覺索食脉證頓退再劑而安此取證 證現實熱而脉微細或按之空豁者又從脉不從證矣多閱薛氏醫案 震按立齊云暴病母論其脉當從其證想先生祇從虚寒之證為據若

張三錫治一人病痢發寒執左脉浮緊右脉滑大刀内傷挟外感也先用 敢毒散加薑葱一服表證悉退但中院作脹問後重不已以平胃散加枳 古今醫案被一人卷三 殺木香槟榔山查又二服脹悶移於小腹投木香槟榔丸三錢下粘硬物 微數此肥甘太過內有積熱當服酒蒸大黄一兩清利之司冠口吾衰者 舒鬱山查棋橋木香理氣分藥調中三服愈 關脉暴滑处鬱悶中食物所致病家云素惱怒遂以厚朴養亦香附編芳 思不勝惟滋補平和之劑可也襲再四寬釋遂服之逾日而愈 真雲林治大司冠劉春岡年近古稀患羽腹血腹痛諸醫弗效襲診六脉 又治通府何竹峰亦白駒晝夜無度編身瘙痒心中煩躁襲診六脉大 迎偏威此風邪熱毒以人參敗毒散去人參加荆防黄連二服即愈而 震按此與沈繹治肅潘同案而以茶為九以茶送下更生 婦病痢自投水氣湯二服不愈張診之左脉浮而帶弦右三部俱沉

穀 李士材治屯院孫瀟湘夫人 六脉仍前大數襲回數則煩心大為病進將來必有疾喘之患不起後逾 、尊張 較不化尚有謂其邪熱不殺較者計服香連根朴且整等三 痛止六劑而熱退食進兼服 果如其言。 震按此二條 脉尚有力仍用前方出積滯如魚腸者約數碗調理十餘日而 按此案此前案更高其得主 此 退决其變益就有先見之明然何不用補陰藥以治其脉之數大 日命在須臾李診之版大而數被之 火衰不能生土内真寒而外假熱也亞煎附子理中湯 細卷秋間惠朝凡香連松朴等劑用 以年近古稀而用大黄至一 也用香連歸的陳皮积殼加大黃三錢下 八味九二十餘日而安。 南四十日口乾養熱飲食不進腹 炭總在於能審脉と 客然前 之雨月而病 雨不可為訓 得腹痛而喜手 不衰士材診 機物類 以病退 1. 脹悶

黄連 緣仲 故胃以 青口遏塞聞 炒黑乾薑五分煎調滑石末服之須臾小便如注痛立止 藥痢偶自 數點飲食不進已月餘瘦弱已極諸醫咸慮之以為此毒氣熏蒸清道 祝茹等治部堂祖澤遠夏得痢 一藏當身熱而今身凉身凉不宜脉大而 乃以滑石 之四五 高治 厚朴陳皮等緣口誤矣、尤性温而燥善閉氣郎 曰此濕熱爾其父曰醫亦以濕熱治之而轉劇緣問投何藥曰蒼尤 藍的 田此 止歸家腹痛不己編嘗諸醫之藥藥入 日即 有積熱宜以温樂開胃口 设示 食即吐 非噤口證也因感寒不發散故 少年貴介暑月出外飲食失宜兼以暑熱逐患滞下途次 雨為 被 可愈耳聞者大驚乃以吳茱萸製黃連薑汁炒黄芩煨 老三 細末 西北也祝視之面熱身凉脉大而清夫病久則都 以牡 疾晝夜 丹皮汁煮之別以芍藥五錢炙甘草 之寒以京樂通谷道之熱久病虚其 十次疼不可言便出僅血 口痛愈甚亦不思食 細視胃脉乍大乍小站 有積寒冒暑不清凉 君陰虚人也尤 十上 非所

治者逆 也即與當歸龍奮丸一錢五分服下去相積 為哉因請東宿診兩手皆滑大尺部尤博指孫 身凉者生身熱者死脉沉細者生洪大者死今身熱脉大而又柴 進變為滞下裏急後重 孫東宿治温巽橋子婦發熱惡心小腹痛原為怒後進食因而成積左 减病之半。五六服而神氣漸旺飲食漸進矣。 疫痛已十日矣有南海女科 薑白豆蔻各 方卻平庸其效未必 一此始進粥一歐但胸膈仍能問 按丹皮汁煮滑石少佐炮薑為從治制方服法俱如祝案議論頗佳 也雖多日 雨跨桶小腹覺冷用熱轉熨之子户中白物綿綿 錢陳壁土炒白术八分南聚包煨人参八 不食而尺脉搏指經云在 如是 日夜 之速 始作瘟疫治嘔熾益 一十餘行女科技窮乃曰病犯逆 知飢又與紅六神丸二錢胸膈舒 下者引而竭之法從 回發非透誤認為 盆痛減大半不食 加又作捷治粒米不能 分煎服是夜 疫為 生白 12

以為方畧乃背屬供姓曰令伯非人參不可幸且勿露便予得以盡技 大進小水通利矣而獨白物仍下再用香附炒黑存性枯罄各 雅改用五苓散加白芷小茴香白雞冠花柴胡服之至夜滿腹作疼重 胸膈焦辣手心熱腹微痛小水少乾熾嘔惡其脉左沉弦石滑數孫 孫東宿治姓從明夏初由客郎惠新晝夜三四十度裏急後重口過汗出 五靈脂酸炒為末酒糊 寒寒殊屬難治且穀食禁口不入乾歲可慮須再竟高明參酌無如病 九空心益母草煎湯送下二錢不終劑而白物無病全愈矣 秦弱為疑孫即改用黄芩芍藥湯三劑無進退乃曰此證實實虚虚熱於 效腹稍加脹渠墻孫曰古云無積不成和今精勢勝固切勿用補無以體 后任益堅孫因圖欲先開胃口使新穀食將宿樣壓出或補或攻視 原真薄弱令遠歸途次多勞不敢缺下站以胃風湯加黄連與二點不 力溪法用人參黃連各二錢煎濃細細呷之熾惡果止連與三 殿門な 接 卷三 丸台湯送下三錢通宵安寢次 大 日精神清健飲

都自分必死因往鄉視之晝夜 慎柔和尚云余四弟年二十七於甲辰閏九月患痢先來取藥什以为 加本連 腹脹即以保和丸應之覺小水不利又 察民乃以冒風湯加民附炮畫四劑而血止後重亦止再用東線 震按此條與下慎柔氣俱非妙論奇方然此條或補或清獨用並用隨 清清又不應不敢再補者其智愚相遠若你慎柔繁發優變而方 紅社仲多附全安。 己新平幸勿遽補恐廢前功菲知人參已服十日計二兩許矣此後 贴香連 可謂鐵中。我 木香槟榔骨石桃仁應之人參皆計加病人 而終之以專補專温綠毫不俱較之今人 而無力億丹溪云虚 丸二服數日不止反增心口如刀割臍腹 不得卧日下紅血 回而痢自止又云氣虚甚者非附子 桶痛不可忍發熱流 見補而不應惟知有 痛肛門痛奉極

熱躁諸 補中益氣湯 三日病發篤極予復往診之脉三至餘浮取無沉按 冬苓白朮散與肠覺減可至下午 此樂力盡 後重亦輕再服前劑 陰虚 令 食脉之六部俱豁大浮中沉無力四至雖獨雖發熱脉無力已虚 不甚好過予、日此樂上能支持一覺再煎與之遂安寢至晚 脉渐欲收短危甚急於補中益氣湯 お脱血益 五 盤西 分妙乾薑 漸緩脉 動之象與加減 和氣欲退 安宗 也急煎 按 黑 此虚 有神短 此 也項 一劑與之比前更可痛又減七八即酣睡 證 而愈 脫 一劑去後覺可痛亦少減至五更 正宜遂用六君子一點次投異攻散 之甚 脉退思古 之精神頓 -日後吃雞 加御米殼 增新稍緩恐再作又 肉 力口 一錢亦不應下如洞池流汗發 仍前腹痛肝腫 源 參二錢服之下咽覺情 和湯劑 之則大脾命脉微 之北 腹 下機 如 劑 至 痛如前予 加升麻 下注昏 心腹 日中 痛

當憑尺脉而投温補高獨謂稟賦素厚宜從寸關而用清理遂進黃芩白 高果哉治丁清惠公子告在籍患痢裏急後重白積東鮮血晝夜十餘次 · 写朴槟柳陳皮甘草何膠滑石槐花木香。四五劑全愈 喻嘉言治問信川年七十三歲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病痢久而不 飲食減少兩尺脉似有似無兩寸關弦數小便短少聚醫皆以望八高齡 至冬月成休息利晝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喻診其脉沉數有 麥冬五味子而平 震按此由平索熟悉故取舍不認然亦必兼有實證可據及神氣不衰 睡至天明病去十七方信立蘇調加減 此九間以参苓白术散漸愈復勞覺小便稱想動色慾之故服逍遙 以斷之也 此場形陷入於陰之證也當用逆流挽舟法提其邪轉從 而病可愈於是以人参敗盡散本方前好 八味丸治水涸 之證

置火其下更以布條樣成舊蛋狀置椅棒上殿定肛門使内氣不得 带汗即於床上是晚止下痢二次已後改用補中益氣湯不自日而全愈 方以前樂熱服良久又進前樂遂覺皮間津津微潤再既以滾湯教令努 無奈喻診其脉在緊勁急不為指捷謂曰此證一團毒火瘟結在腸胃之 か必便 黄連甘草各二兩入 内其勢如焚救焚須在項刻若二三日外腸胃朽腐矣於是以大黄四雨 百次不能起床但飲水而不進食其痛甚属肛門如火烙楊手擲足躁擾 和汁大碗照之以其來數暴烈一身津液從之奔竭待下痢止然後 古 孔陽年二十五歲形瘦素安逸夏月因構訟奔走日中致新晝夜 病者再求前藥喻又診之見脉勢和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 以生地麥冬各四兩另研生汁而以花粉丹皮赤芍甘草各一兩煎成 今 不得核身如此的二時之久病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連 醫 晝夜服至二十餘次大黃俱已煎化黃連甘草俱煎至無汁次 案被 大沙鍋內煎隨滚隨服服下人事稍盛片刻少頃仍

泥潤滿之藥而不急用乎服後痢漸止粥飲漸進調 浦 濕熱與時令外熱相合欲成痢症尚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為縣寒所乘 因陽中濕熱之蒸成猪肝魚腦 致發熱身重不食昏沉皆屬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原要下利清 言其脉數大空虚尺脉倍加洪威喻曰此雨病而凑於一時之證也內 碗區至二三次後胃與腸遂打為 後熱即微減再以附子理中湯連進二到熱退身輕能食改用連 經月餘胃氣不運 服至旬日全安 君藝病新初起表不未散惧用参术固表病反加重乃頻進黃連大黃 明病痢發熱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日危急將絕乃齒嘉 · 割即刻不救矣遂忙以麻黄附子細辛湯一,劑與之表散 。時難回令脉勢既減則火船俱退不治和而和自止豈可 下痢 晝夜百餘行 之形故色雖變而下利則同 逃門 澤 时 嘔出 洞 理旬餘方能消穀 处 開無阻不但 前黄連藥汁三 也再用 痢 白 此

参三錢生茂二錢甘草肉桂各 有戴陽之色所 死神昏勢已瀕危內外醫科 互相推委乃延石 無赎擾可進温補但得補而離腫 遂噤口粒米不入且因在京久食煤火局背發毒不赤不 路玉治春榜陳穎雅暑月自都門歸抵家即患痢疾半月以來攻赴 有粗 震按此四案議論方法皆古人所未有。向足超前絕後然較 正流調風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痛則安 以前藥再進俟勢已大減總用四君子倍茯苓十餘劑全安。 調亦石脂無餘粮二末連連與服服後其下痢之勢少衰 醫案被 君藝可前此下新雖多尚然不痛服此藥而痛增 豪精細之別。 下原晦 喉已汩汩從 爛魚腸腦證 城發便 腸奔下危急之至乃以大劑四 難危始幸脉無旺氣氣無喘從 水煎服一服粥飲 頑診之 疏保元湯每服 六脉弦細欲 疼陷伏 但腹 一件溪楂 服 痛

而安前後未嘗更易一 月长 黄鱉糖湯人参樗皮散諸說昔日固為奇方。今時未必效驗故不採録 物填實在內而加以生冷則脾不運行必成積滯矣予少年時赴一友 過耳若偶食之未必為害惟飽餐飯肉濃鮮之後即偶食亦不可蓋 無正形治痢亦無正形也劉宗厚回夏月愈水水瓜果太過致令脾胃膿血皆已而本草都有貧人多食胡瓜深秋下痢難治之戒可見下痢 者各備數則此條以痢兼為又屬一局故録之他如乳煎蓮菱獨鍊雄 震致古人治痢方案攻補温京無法不備茲選其認證明晰用樂確當 傷冷血不行於四肢八脉冷入腸胃間而下痢是誠至言然其结在 又閱儒門事親載一男子惡痢痛不可忍忽見水浸甜瓜連皮食數枚 一腹與井水西心頗能消滌無形之暑氣使從小便出倘胃中先有食 後重稍輕三服攤毒貧起另延寫科數治其外確守前方又十餘服 招其家長幼俱患痢疾竊駭之意此豈楊子建所謂疫毒痢取何獨 味也。

ころいたころからんいろりいん

古今醫案按一卷三 孫見心治一人秋間下痢膿血晝夜百餘次裏急後重前醫見脉歇止謂 兩歸的丹皮黃連各三錢甘草五分章疑陰藥太重恐飽問增割然服二 日去生地黄連加参术茯苓山藥飲食大進午後放脉亦被而至數 次數尚頻急重已除脉之洪數亦減至數 積滯所致用兵补青皮枳殼木香等孫診之脉洪短而數或一二至或 疫於其家也及設中飯量腥海鮮盛備。而以冷酒偏點獨予不飲及 四至或五六至輕一止日毒及少陰矣當急顧其陽明用生熟地 決難脱滞氣泣 飯新能免 的其家豁然省悟改為迄今二十餘年無痢 食內有蘊熱故爾相宜若其地人斷不可效也 果安放冰邊卻不見其患鄉不知北方生長都票氣則學且食煤火 為怪。予己君家之所以致痢都由於此也盤中諸品正藉極熱之 以疏通之則胃魚方暢乃與冷酒為伍古語為得冷則凝如油 又有人回都中土著士民夏月飯上置冰一片。凡魚肉多懸井内瓜 相續仍用前方病去大半又 王 粘 以 雖 酒

陰精不承故一二至或三四至或五六至而止也經回數動一代者病 陽之脉也沒及便膿血今予去陰樂之過甚進陽樂太縣中臟得補則 有止狀或骸口病退而脉復變防其加重了無妨也歇至者即古代結促 於方中仍加生地黃連即平矣果驗。 附嘉善一過常便血时發時止至五旬外夏月便鮮血裏急後重時或 而不腹痛者大不改 者觀案中云飲食大進可見矣總之痢以能食為志腹痛亦吉不能食 和而問氣安故飲食進而毒尚未盡者亦隨壮氣而旺故復有止狀也 俗名耳若冲氣中絕臟脉自見者危今此證歇至本以毒盛擁遏逐 不禁脉較不數用五苓建中轉甚因向宜凉血藥仍用四物加槐榆查 止與弦勁不為指挠有有别也此從多甘草湯得之然幸洪數而歇 震按此條與西昌治东孔陽案相似而此以生地换大黄則因脉之 細治無神而歇止断不可治亦必其人身不發熱尚能飲食而腹 道

照之中立 以子言大十二人也以生去言人也一月一九八月時中以及甘中日日下

古 予會試之矣其痢久傷發下焦沉墜剛藥不效者用人參鹿茸大苗從 薑附即以温樂下之化為温樂滑之耳然同温樂則可同陰樂則不可 坊亦世俗所通帳至如附子粳米湯牌ष雙補丸理陰煎四神九桃花 寶都是從經心湯化出以及二妙散加地榆苓海白頭翁湯加黄苓白 苓連肉桂丹皮歸芍者是從芍藥湯化出有用人參芩連乾薑生薑枳 用大劑從答為創立但炒焦者不過熟地炭桂附炭之俗從蓉配多歸 故震讀徐春南醫統因見此方名醉鄉玉唇治小兒食瓜果致痢久 愈都乃服先生之典博也至如臨證指南所載都屬古人常用方法 麵亦無效葉天士先生以生養术生厚朴炒陳皮炙甘草雞裏金 益智木香大苗等諒係對證擇如總不外舉散温通之義又有用大黄 以温藥下之乃江氏類案所未有而附子大黄為君參入苓朴及草果 今 篇 丁香杨九服全愈又有一童子患久痢葉亦用此方全愈人不解其 餘粮丸或養陰或發表均非創立獨有腎氣丸之炒焦及姚頭真之 本 妆一卷三

弱形氣不足病氣亦不足越經云陰陽皆不足針所不為炎之則宜內經 散寒濕澀可去脱養臟湯加附子。因腸胃止瀉痢仍灸諸穴以併除之 與疾歸經診得脉弦而微如蛛緣身體沉重手足寒逆時復麻木皮膚加 勞役過度飲食失節至溪秋瘧痢並作月餘不愈飲食全減形羸瘦仲冬 曰損者益之勞者温之十割曰補可去弱先以理中湯加附子温養脾胃 乔如魔之狀無力以動心腹痞滿 區逆不止此皆寒濕為病久淹真氣衰 云府會太倉即中院也先炎五七此以温養脾胃之氣進美飲食次灸氣 謙甫於至元已亥治康臺王干戶年四十五領兵鎮連水此地卑濕因 漢之詩勿以辭害志可矣 由舊章也至謂治痢大法無過通塞二義乃先生暑舉大城比如讀雲 茯神炒麥冬炒白芍炒烏梅內一係温柔,補固一 英故紙,南久傷陰唇燥古乾胃氣又弱戒投陰膩柔藥者用人參炙草 係酸甘化陰仍是率

古 陽魚下交陰分亦助胃氣後灸陽輔二七出接陽氣令足腔温暖散清濕 倦若是且 樂不效伯仁診其脉沉而遵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或回 滑伯仁治一婦年五十餘患瘧寒熱涌嘔中滿而痛下利不食殊因 之那边月餘病魚去神完如初 海百肚生發元氣以禁百脉充實肌肉復灸足三里胃之合也三人此引 局但須看眼中滿而痛脉沉有力。知其病在裏不在表也 震按此條邊前兼照竟以消道藥愈較之專以發散藥愈者可作兩大 日再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郎思食旋以薑橘參苓淡滲和平飲子 震按温補固澀以治瘧痢虚證其效猶遇得諸灸法參附之力加倍矣 个 遇險病宜宗之 醫 下的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乃以消滞九微得通利覺少 下利不食馬可下方擬進參附滑口、水雞沉運按之有力雖 案 按 香 頓

南澤董宗 炙 而寒熱嘔惡可止也至夜痢減 脉洪大者死細微者生今洪大逆也東荷 **南又減半飲食漸進神魚漸轉改用** 石膏滑石各三錢炮薑肉桂 過客衆厨門燥熱食瓜果菱鵜過多晚 寒至不憚入竈熱至不憚下井痢兼紅白日夜 甘草各二錢作一大劑前之服後 得通背水陣也人参白术 倦甚時孫東宿在宗伯家問向來醫者言脉 即寒熱腹痛因而下 其中 錢三劑全愈容問日公寒熱均投此為 必有故試往視之見面色微 伯門下有馬厨者七月初旬 痢病情雖述治法 知母各二錢炙甘草附子各一錢服後瘧 石膏滑石各五錢知母炮薑各三錢大附子 其半汗吐全無脉亦飲矣再用參术 酒炒 尚得 KIC 病病二十餘日愈劇其證大發寒 過飲 、難識因沉思之告宗伯曰偶有 白芍五錢去石膏附子餘藥各 汗淋淋下因究病所由起。 日期固忌洪大 何證 睡則陰陽始和 御内而寢于樓簷之 何如有客回脉不吉 十餘行腹痛惡心神 何名 寒熱亦非無微 和則汗 耶東衙曰此 深調 白芍

滑公所謂混沌湯也經云夏傷於暑秋必處痢白虎湯益元散皆解暑之 哉蓋假對假真對真也 古今醫案被一卷三 若以寒熱均用為疑則仲景附子寫心湯。大黄芩連與附子並用此何説 兼涼潤以制藥之媒仲景諸方精義入神豈如混沌湯清暑回陽 柴胡黃連代黃茶乾薑代生薑喻西昌所謂換小柴之和表裏都為 苦以瀉痞熱薑夏之辛以散結氣即寒因熱用也黃連湯則以桂枝代 知母石膏合麻桂乾薑猶是越婢湯成例其參入歸芍苓术天冬玉你 之苦寒柯韻伯引經文所謂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也麻黄升麻湯以 上下法也烏梅圓則以厥陰一經本陰標熟故用薑附之辛熟佐連栢 升麻湯為後賢連理湯在金九諸方之祖夷考其義寫心湯用芩連之 震按古方中寒熱並用者誠多如仲景五鴻心湯黃連湯烏梅圓麻黄 瓜果寒凉傷其中氣酒後御色損其下元故合附子理中湯温中補 則因邪陷厥陰寒鬱熱伏又為下藥重心津液故以辛温升散其邪必

熱乃與芍藥甘草湯以伸其腳然後用承魚湯以止其臟語先後緩急 亦始存其説而己 兜子乃引附子海心湯為證不知大黄、孝連以麻沸湯浸而附子別 也故以理中湯應之今考此方分兩純是少陰經陰威格陽治法若果 製回陽延本湯以臘茶黃連地裝作人象四逆之嚮導方為妥帖奈 孫公原案又云實者那氣實也故以白虎湯益元散應之虚者正氣虚 子湯增桂令汗出雖陽明內結讝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俟陽回足 取汁是重劑固陽為君客寓泄熱之意為佐法律固森然也節巷祖之 而煎飲之不反笑仲景之跋涉聊然余之録之者其書載其效如神則 且係嚴逆咽中乾兩腔拘急而嚴語亦是寒熱並現乃先與桂枝加 以參术桂附炮邁與知母石膏滑石雜然並進譬之演劇都合三班為 班將琵琶十金殺狗記一齊登場混演有是理乎再考仲景證象陽 間不為病所認而次第合節方稱仙子若使孫公當此應將四方合 何

又治金達泉應兼痢日夜四十餘度小腹痛甚每登厕汗出如雨下迎後 古今醫案按一卷三 慮中積痰延外受風形發即喘喝痰咳不能自安為製清肺泄滿降火 有暑歌豈五錢之石膏滑石能與大割參术薑附並取其效哉案載 流湯然觀其製方之義實非混沌不似孫公之真混沌也。 温補殊屬反背若果能取效則的係虚寒其細微之知母石南正如白 温補若痢兼紅白腹痛惡心面紅汗多寒熱大作諸證確係暑邪為病 洪大不載有力無力。亦不載口渴與否舌胎及小便若何何以放膽用 潤燥苦辛之劑服之既安成詰出何方書名何湯散伯仁應之日是混 通加人承猪膽汁湯耳不得牽扯暑那二字以混之也然病經二十餘 雲集乃滑伯仁治陳伯英肺氣焦滿而告之曰。病由多慈善飲且彈營 加寒下藥部是一路與混沌湯風馬牛不相及也混沌湯之名出於白 又考虞天民治婦人疫病以三方合為一方。曰三合湯不過於血藥中 的虚寒證早已以陽矣能待孫公用藥脈 下六

時寒多熱少晚與人參敗毒散去差獨加葛根防風桂枝白芍次日頭 稍滑此內傷飲食外感風般所致先與紫苓湯一劑小便即清不痛遽發重小水避痛頭疼口渴下午發熱天明始退左脉浮弦而數右軟弱中部 桂枝再三劑 苓神麵見血痢參入歸身川為右關脉大可加厚私使在腑之形提 陽之義也然竊思瘧痢並作初起者專用發散 愈更覺神妙是得法於潛察所謂用樂多一冷一熱半熟半生 茯苓川芎佐之炮薑地偷為使服後寒熱於迹夜起一次是義前方減 於經而外解。最為提法尚或不應審其換熱換寒而用表裏分散之法 應而河泄不止欲先去其一為快乃用尚方雙解飲子一版而二病俱 疾俱減夜緩起三次改與補中益氣湯加酒苓桂枝白芍其夜應止 震按此案用方妥當出色可以效法若王金壇治邑令劉容 熱再改胃風湯人參白术桂枝各二錢白芍四錢酒炒苓連各一 而中梅出户矣 如羌防告葛等佐以赤 川溪 分利陰 錢當 秋 惠

之疎肝平氣數服而愈所以知崇志病者其脉左關沉而弦右寸微而 翁診之日,此由惱然傷肝肝氣上逆而呃經云木鬱達之投以涌劑更為 古今醫案按一卷三 仙翁治鄉進士許崇志病呃逆醫以雄黄烟燻其鼻後然目暗熱 防風尚覺太過 湯虚證之表藥也理中湯八味丸虚證之裏藥也表證之虚而挟熟都 實證風樂不宜矣大柴胡湯加黃連滑石寒甚者多虚證風樂當戒矣 用人参但汗出如禹而於敗毒散去卷獨加桂枝白芍是矣又加葛根 手到成功如此條右脉耍弱為虚虐發寒多熱少亦為虚故第二劑即 小柴胡湯裏證之虚而挟熱者連理湯表證之虚而挟寒者麻黄附子 真武湯か桂枝 熱者去羌防加冷連香薷滑石寒者去柴萬加桂枝乾萬若熱甚者 細辛湯裏證之實而挟寒者温牌湯以此諸法将脉證配合審用無不 呃逆 人参此仍表裏雙解之法至如人參數毒散補中益氣

長而實大此陽明內實誤補所致與大承氣下之熟退而呃止。 大、朱以其形瘦可治用參术湯下大補九至七日而安。 又一老人素厚味有久喘病作止不常新秋患痢食大減數日呃作脉 大吐頑痰數碗大汗昏睡 身跳動神昏凡三五息一作脉不可診視其形氣實以人參蘆二兩煎飲 豈因其脉未得。而用涌劑中之補劑為稳着耶 脉不可診止憑形氣之實以施治何不用他涌劑而用參蘆至二 震按此條呢已十日脉長實大猶易辨也前條之 以黃柏佐之豈因其形瘦素厚味為有鬱熱耶至如女子因怒致 人得傷寒證七日熟退而死大作學家榜徨虞診其脉皆沉細無力。 女子。年輸第、性際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呃逆每作 人傷寒前醫以補藥治之而發呃逆十日後邀虞於之其 為熱鬱不行故指為怒氣致呃也 一日而安。 脉豁大而用參求 脉 何

古今醫案按一人卷三 九彈子大早暮陳酒細當一九終副而愈。 戴同父治一人元氣素虚胃口有畜血每食椒薑熟湯則吃一二聲以 矣用竹茄湯旋愈 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以乃以此由胃熱致呃又以熟藥助其熟誤 呂元曆治餘姚州守郭文煜呢十餘日醫以丁附等療之益甚呂切其依 人倦甚以補中益魚湯大劑加薑附一 脉亦充而平安 生白术各一兩切片用塵蟲醉死絞漿製為未入乾漆灰七分以米飲 震按上條之宜用温補及灸法人所共能次條之服熱藥而益甚合以 震按此證較前諸證為難辨此方較前諸方為更生 脉之長大數際宜用大劑白虎有下證者宜佐以承氣若竹茹湯恐不 一日三班兼炎氣海乳根當日死止

者頭 年之内可保無悉越此非予之所知也果驗。 脉結者血少氣劣耳,甦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脉又如常也 江篁南治 風治病轉劇汪診其脉結 脉虚甚重 取則散是調汗多 以易以多茂 解其懷朱治之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 日。此然火所為蓋得之然而飲酒也話之以不得於夫每夜必引滿自酌 全大補湯去桂加麥冬陳皮而安三子皆庠生時欲應試而懼汪曰。 元禮治方氏子婦禮後多汗呼滕人易衣不至然形子色遂昏厥若 石 山 面有所觸皆不避少煩而甦問之日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 以蘇合香丸而甦自後聞人步之重難犬 治一人年逾七十忽病替昧但其目系漸急即合眼昏情如蓝 婦病不 婦忽如人將冰水發之則手足飲冷不知人少項發熱 知人 稍蘇即號叶數四而復昏朱於之肝脉弦數且滑 一姓則 如常但浮虚耳曰此虚病也蓋病發而 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決 之聲軟 殿遊如初元禮日。 旬而安、 則漸 死

散之汗出不止昏暈不甦李炎關元十出而醒四君子加薑桂日服三刺 李士材治矣門周復養年近五旬荒于酒色忽然頭痛發熱醫以羌活湯 古今醫學按一人卷三 酒連香附貝母石斛調理全安 與前方加烏梅桂枝亦为貝母人參而痛減大半乃自云心虚有熱頭脏 延胡桃仁丹參丹皮青皮當歸香附其夜仍量歌一次由其痛極而然再 痛始前昨日六脉俱伏今早六部俱見惟左寸短濇知其痛為於血也用 之不少放少放即昏愦益甚氣促不能以息少近風則嘔惡暈厥與九龍 孫東商治徐中宇之婦汗出如雨昏昏情情兩手無所着落胸要人足為 鎮心外一九。服下即稍定少間則又發始知胸喉中有物作梗面痛湯水 人參三錢陳皮一錢积殼二分人參新如服至六兩而愈。 山梔仁居常多夢交之證近更甚以其心虚故也人參升參歸芍棗仁 入。即樂僅能吞一口多則弗能照下乃以蘇合香丸與之量歌尋止心 日二三次江診六脉俱微若有若無欲絕非絕此魚虚極之證也用

云懼吐 用藥黃有節次 堵塞竅墜昏迷不過片總耳設以涌藥投 不能人四之氣不能下藥數與病勢相犯轉致連 喻嘉言治黄我兼今正変厥頻發不痊有欲 藥大十餘的方得步優如初 至三日少康分晰家產勞而且然復發歌 藥解與飲 凌愈室塞此 理牌清順使牌能健運師能肅降痰 非 肉羹糯米粥與之尚歌二三次至五 三載調攝不能康也兩月之間服參四航三年之内進 者宜消息下之是或 稍醒 食相参白飯 短幾蓋驚淡之來始於肝膽冬月木氣歸根不敢攻治 但 法亦不可用今三 轉側即厥 一道也但家隊 一部脉象 日之間 便為住 乃下行耳今四末 日而厥定李曰。今雖產 **企业**較 計廠之次服象三兩至明日 李用好參 珍不但厚味當禁即粥亦 之痰豈能 用涌劑及 無力 日不甦將若 動 搜導下 F 两熟 法者喻曰驚痰 **腫麻氣壅**已 即量去探之 附二錢 行徒 不易開散 但元氣虚 何。丹 指 甚 11%

用也陽主動陰主静由火感制金金衰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故 周治之用南星爲附等不效子和曰諸風掉吃皆屬肝木曲直搖動風之 蘆舊代赭石黃連青黛等觀為光服之痰迷之症果獲全廖後遂不發 子和治一 俱能傷師並不宜食依此調理至看月木旺鏡用四君子湯如龍膽草 厥者乃量威耳。亦兼手足逆冷而其重在神昏若死也向來混於 最快後學今祇選量於不選飲遊底幾頭緒稍清放丹溪索是於歐的 殿之極節脱嚴也喻案是痰嗽亦兼怒廠法已零備矣 今 按内經仲景所謂嚴者手足逆冷耳故有寒嚴熱嚴之辨今人 以粥飲之結為慶飲易易耳不但雜食當禁即飲食亦宜少減 名肝厥戴汪江三条是虚嚴也孫案是血殿也又名薄威李案是虚 用以消散轉用之消痰較無力更捷耳其辛辣酒脯 蘇門 秦按一卷三 婦年三十病風搖目眩角弓反張數日不食諸醫作驚風風 及煎烤日場 人所謂

虞恒 時跳 震按子 張虞知其 度 風涎二三升次 勞倦傷 德治 全愈因 貼病減 而弦 座 司 鉤藤陳度甘草 幸之 难 一勁帶數 渾身震動神欲量去。予用牛蒡天 和論座最為妙解而法惟 一婦年三十餘 思病 半六 金 血瘡後血愈虚 令汗痛足 二公勞倦。 前 版 屬 斯全安、 乃用 過多 以寒劑 而愈此實效 顾。 再佐桂枝黄連木 汗止時 陰當寒熱 風邪乘虚 牛膝歸芍生 而傷寒發斑斑出 中 下十餘行又以 風寒乘虚 1) 止 時時 並 質於州溪幸木 瘦 而 汗下。 地 用。 作脉弦繁而 月 N TO 約約秦尤 杏 雨 红 終嫌組 後 迎風 ル人 为口 入法當養血散 鲱 四 桂 点 紅花 忽發症 物 枝 退除逐 土 刺 力位 粉羊 荆芥 鹰 貝荆防約蘇不 少許比正治也 当 至學步於 **羗防荆芥少** 百會穴 如 如真亞狀知 LI 紫チ 一發極手足 角為 外溪 杂枝。 感 出血二 足學縮 圳 痙 洁 以為歸芍 少年 算 逃 ממ 其極 減 盃 佐 附 應 立愈 面 症 纳 角 脉 後 青 未 马

又治火兇赤憐歹在氣臍腹陣痛搖撮不可忍腰曲不能伸熱物熨之稍 各五分方藥四分。茯苓延胡川棟各三分澤為一分數服愈 所發灸五壯或二七三七肚次以當歸四遊湯歸尾七分桂附茴香染的 古今 忍反覆問亂不得安卧乃先灸中庭穴在膻中下寸六分陷者中任脈氣 胃陽不行于肌肉肌肉無陽所以强耳醒其脾則胃陽通而身和矣 方用遠志白茯神各一錢附子四分去白廣皮六錢磁 喘不能吸入因慎齊曰此能呼不能吸病在中焦實也中焦實脾不運耳 分沉香二分一班身和六貼而安蓋脾者為問行其津液者也與不運 謙甫治趙運使夫人年近六十三月間病膝腹冷痛相引脇下痛不 震按此非經證因身體强硬與痙相似故附於此觀其議論亦住然不 能解其製方之義 人身熱至六七日醫 醫問 案 妆一卷三 用地黄湯遂致身體强硬六脉沉伏目定口呆氣 石蘇梗各 可

章門氣海中院服延胡桂椒佐以棲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般温 不進 九藥聚而散之也果效。 滑伯仁治一婦寒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疼尤甚嘔吐煩懣 散每服 調亦是積寒實證而不進飲食元氣亦虚故灸法妙極艾火能逐寒能 震按首案雖云任脉為病然臍腹痛引肠下。實兼嚴陰其灸中庭穴以 逐其寒積也只服一錢而送樂引子更佳第三案痛且脹永又沉結 但脉沉小而急與沉微細軟不同是寒實非寒虚妙在天台烏藥散 治住脈當歸四逆湯則治肝病也次案脈證俱寒自當純用大熟之 脉得沉 也非大熱之 飲食豚兩手沉結不調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母攻其上 各一兩醋丸米飲湯下名沉香桂附九一日二服又間以天台烏藥 一錢熱 小而急難經云任之為病男子內結七瓜皆積寒於小腸間 酒泡生薑湯下服此二藥旬日良愈 劑則不能愈遂以沉香附子川烏炮薑良薑茴香肉桂 齊身 1% 英 所

中。焦則吐而出之吐後顧腫減半次早復吐吐後 愈凡用此法治酒傷與飲水注右丸腫者大效 丹溪回余壯年啖柑橘過多積成飲癖在右 牌肺皆主在故積飲流氣下。個太陰陽明之 著在墨丸而為腫脹戴人有言病分上下治同是木鬱為瓜 飢渴 今 壯 用火攻仍不延燎也 兩箇巴豆之十起同川棟十箇以麸炒去豆用棟取其性而棄其質 丸藥想即天台 腦必升學之 服調胃藥 必當從 氣 **越**問 遇橋字食之橋動舊積芋復滞氣即 也 佐以温通藥間以温 安东 下引而竭之然竊念病有不同 按一卷三 則胃氣不復下腦積乃可行若用藥下之恐重版 烏樂散以方中木香茴香烏樂良薑青皮各五錢供 此次早注神使氣至下焦**湿逆而上學**放下。 利樂步代整齊尚為必勝之師所 時右 治可同乎今以 肋下因不復啖 經筋俱傷其批從。 和 丸 腫大 胃氣疏經 寒熱 創 而心於囊 勞 在 交 日 積動 下則 个作因 山行。 謂温 H 思 柳

為順若吐則上遊頻吐理當損熟何反益毒殊未敢信。 吐法無不 此法四十餘年愈差愈健若遇疾病無論表裏虚實絕不服藥但 隨提痰延以隨氣而至吐後或至唇腫咽痛但以涼水一二口激嫉解 絕 本全銀始服其議論大有妙理其法注神使氣至下焦走肋下較之子 於五鼓睡醒時徐徐紫氣因作嗳以提之氣有不充則熊氣為愛隨城 震按此條向因名醫類案脫落兩行以致文理不覚看不明白今從原 病後飲水病左丸痛甚矣大敦以摩腰膏摩囊上上抵横骨炙温帛 吐畢早膳悉屏五味但用淡粥一,二碗以養胃中清氣自四旬之外 禁躍然彼子和之獨聖茶調送此和平多矣然竊思陽明問脫下行 不用酒每月行吐法二三次六旬之外則一月或半月必吐一次用 用樂以此都險夷殊別兒及讀景岳全書記其尊人壽奉公此法 即日盡部壽至八旬之外猶能登山及燈下抄録古書讀之 一宿腫亦消 行

古今醫案被一人卷三 去當歸柴胡加茯苓牛膝二貼囊級腫消三貼全愈 矣氣虚不足無能運化而使之出急軍升陽補氣可也遂以補中益氣湯 視脉皆濡緩回脉緩無力者氣虚也經云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 挨吐出令盡痛解矣 散治思之莫得其說問曾食何物回食雞蛋二枚而已回得之矣令以指 一兒六歲陰囊脹大如慈遊皮光腫如泡一醫為之滲濕行氣不效汪診 斷為氣虚應手取效皆得力於指下也前案變温散為寒下後案去歸 震按此二條乃憑脉斷病之正法前案以弦澹斷為於血後案以濡緩 承氣加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日復作比前加甚脉之輕則強大重 亦有之皆不宜下所治多是温散之藥以魚言也茲宜變法治之乃用 如滚浪其痛尤甚診之脉皆細強而緩接之似治曰此血病也考之方 震按此條無甚妙義然其法順住可以備用。 山治一人年二十餘因水中久立過勢病疝痛痛時腹中有為塊起 = +1

常州 痛甚半月後右丸腫大新如斗形、閩中醫者與肝經之 投以虎潛九還少丹而愈此始為熱中久為寒中藥物寒熱迎别而俱效 象木等而泄血止越年餘患孤疝畫出囊中夜卧入腹不時疼痛矣心 方每有不可思議之妙豈獨虎潛丸哉。 運 震按葉先生云子和法中原有虎潛諸論後醫棄置不用今觀此条後 病從虚治也 確也其痛解之功。又在吐法耳 柴加苓膝是其學問高處但前案三日復作而歸咎於雞蛋二极恐未 尹文輝、香火酒能五動五月間入閩中溪水縣張涉水至七里覺腹 而自檢古方中三層茴香丸格遵其法服一 用又巧更不可及余鄉萬楓江先生乃蓮幕老名宿年近上的忽患 亦有用之者矣惟是指南疝疾門集案甚少而方法甚多取村既富 黃新陽公風有牌世便血腳痛六脉消數曾用酒者黃連為君佐 月而病全愈以是知古 割乃温熱之品半

桂等并到委中穴痛立止但足軟盧曰病因六月傷寒太陽有所去 二月忽小腹與腰急痛即令人緊挽外昏稍鬆便欲死盧回此小腸府病 盧不速治陳孟行之父六月自山東即中受寒起尚淹淹未甚也至次年 文學縣元實十年患症形容枯槁士材師之左脇有形其大如臂以熱手 握之歷歷有聲甚至上攻于心悶絕者久之熱醋重矣方姓 全安而不發、 經云小腸病者腰脊控睾而痛乃以羌活入太陽小腸佐黄栢茯苓內 地盡消而不復發矣 流也治法用當歸四逆湯半月積形漸小更以八·味之間版半載 以胃苓湯加栀子黄柏松散茴香十割而暑減即以為九服至十五 無功歸而就商于李士材李曰嗜火酒則濕熱滿中涉大水則濕寒 後案亦純正可法 震按此案若用三層茴香九必不妥觀李公之講病益信醫貴變通也 醫案被一人光三 三古

者不得己而用 前嘉言治封翁胡養那少腹有瓜形如雞卵數發 至五月天熟身發紫斑有汗至足而始健 顏 氣之光于天也以大割參附薑往急驅陰氣吸吸有聲從大孔而出立 痊愈後仍舉發 入府而痛作原以寒邪勢火仍需夏時則火力全而血脉通邪始去也果 欲 熱始得較溜而縮入否則如卧酒瓶 病情之源流真大有會心處 頂 石其氣迸 學囊甚易返位甚難下體稍受微寒的發發時必俟塊中冷氣漸 除塊中之形反 戰慄畏寒喻回是為地氣上攻元會運世論成亥所以混茫者由 按此案引經 入前後腰膝各道筋中同時俱脹上攻 更醫服十全大補湯二十餘劑不效喻同 ノス 可用四物護之子即四君亦元老之官 码黄等 證病。並不牽强其用藥及刮法俱住至因足較而湖 樂但 **h12** 于胯上半在少腹半在拳囊坠 物 則屬藥 以後漸大而長從少腹 即不能 入胃大嘔大山上 凡孕婦病傷 胞而 地 時

古今殿西案被一卷三 當先以曹桂附子為小九場令乾堅然後以象术厚為外原俾喉胃間知 有參求不知有萬桂附子。遊送達於積塊之所猛烈始露庶幾堅者削而 發時服之亦有口乾舌苦之患而堅塊遠在少腹又漫無平期于此議治 治劇必須薑桂附子之猛始克制伏陰邪但悍烈之性似非居恒所宜 果囊可盡空也 震按西昌此說似是而非外廓之樂包其猛烈之樂使不犯咽膈則吸 若到胃中必須消化方能以藥性達於病院若使不化則入腸瀉出矣 之<equation-block>之智導宣竟護送此藥到心肝战故節們其說而録之 為劉道宣可引作外廓之證哉碌砂青重為衣亦借其色為心肝二經 熱藥冷脆同此義也白通湯加人尿猪膽治以其陰威格陽而用陰藥 也但彼以紫雪治喉口之熱理中治中焦之寒亦謂藥入中焦即化耶 豈有到小腹膀間而後化之理哉其說本於吕元曆紫雪裹理中九法 氣衝

食 仍守前方月餘而愈 者陰火也何謂氣虚汪日難執定論丹溪又云肥人氣虚脉緩亦氣虚今 E 性 證用熟地歸把牛膝紫石英胡桃肉坎氣青鉛等藥而愈者不計其 又有用腎氣丸而愈者用大補陰九三才丸而愈者總不出丹溪之 氣即冲上此尤氣虚之顯然都前方可操券取效也竊憶生平治氣衝 以參茂加麥冬黃梅不加附子想像一生得手處至如陳皮加作人分。 震按此條仍合外溪二說同用之非專主氣虚也惟汪公於濡緩狀多 形與脉當作氣虚論治遂以參茂為君白木白芍為臣歸身熟地為佐 少精神倦汪診之脉皆浮濡而緩曰氣虚也問口,丹溪公魚從臍下起 石山治蕭師訓年剛五十形肥色紫氣從癖 栢 漸至喉又漸達藏頂又漸從腦後由督脉及夾谷兩傍而下又漸 甘 一陸姓書生形瘦飲食如常別無他病而氣自膝下上衛始僅抵 陳為使煎服十餘貼稍安彼以胸膈不利陳皮加作之分氣冲上 下逆冲而上睡卧 不安飲 訓

而愈。 古今醫案按一卷三 胃上壅而不下達宜通其地道用調胃承氣湯下宿樣甚多繼漸培中 兩旅虚治石尺獨見弦急此下焦濁氣上騰則胸中陽氣不布故飲入於 馬元儀治袁玉行小腹厥氣上衝即吐得飲則吐愈甚諸樂不效馬診之 震按凡病皆有虚實勿謂氣衝證皆係陰虚氣虚也故選此係別開 志華陀傳載一士大夫不快吃口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 說華公遇此陸生即早知其十年後以氣衝邀壽當盡矣何樂之 年病不能殺者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到裂士大夫不耐痛養 無法不試震固不能愈之而就醫於吳門葉薛兩先生亦無寸效此種 腿踝足心仍入少腹再復上街其衝甚慢的一年而上下周到穀 病恨不遇張戴人喻西島周慎齊諸公聽其議論以開茅塞也又按魏 欲除之院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震讀此益懷然於術之缺也 肌肉愈削至兩年半而其人方死凡温涼補為靡藥不當針灸化由

內經鐵路鎮墜之意以代赭石龍膽草蘆薈黃連之園降其上逆之氣以 顏之疾也風火相煽故振搖而熟蒸木土相凌故難食而多寫也於是 膽也膽之穴皆絡於腦鬱怒之火上攻於腦得補而熾其痛如強同為厥 治凡人然甚則血遊於上而氣不返於下名曰吸賴疾殿者逆也氣與血 治不效因用人參三五分界區片刻最後日服五錢家產費盡病轉山危 畏舟船之狀動輕暈去久久卧於床中時若天翻地覆不能强起百般醫 俱逆於高顏故動較軍也又以上盛下虚者過在少陽少陽者足少陽 大熟引飲腦間有如刀劈食少為多己治木無他望矣始延喻診喻曰 喻嘉言治矣添官生母時多暴怒以致經行復止我間漸覺氣逆上殿如 和版 治下焦腎虛上焦氣衝者杜用六味地黄湯合五磨飲子去木香以汁 例然必是暴病或便秘乃從右尺脉印其機耳昔年曾與杜良一先生 脏量 而效又一新翻式樣也

不識 年服 喻嘉言診金道賓之脉左尺和平右尺 猪膽及蘆龍等藥加入當歸一錢人冬三分薑要為引平調數日。 蜀縣丹皮赤芍之 床行動數 仍枝葉未有害本實已先撥必得之醉而使内也回就有之但已絕然二 能潛藏常欲 脱陰欲 進十 可治與否喻马夫 物濟之資其持危扶顛之用病者藥一 要在每剩藥中生人猪膽汁二 醫案被 參助許逸 數劑服猪膽二十餘枚熱退身涼飲食有加便為自止始能起 步然尚覺身輕如葉不能久支喻恐樂味太苦不宜 下脱 飛騰世越 屬行其上荒之血以壮嬌龍骨五味之屬飲其浮游 今諸無所苦惟閉目轉盼則身非已有代若離魂者 人生之陰陽相抱而不脱故 耳 7 治之之法有三以潘固脱以重鎮怯以補理 於女身者病之 枚蓋以少陽熱鐵膽汁必乾面以 如控弦如賞索上冲甚銳喻日是 入口便若神返其舍总其苦 得有今日猶幸也但真陽 犯房勞五臟翻覆百水 陽欲上脱陰下吸 主 多服減 而 同

至三錢遂痞滿不食坐不得卧三晝夜喃喃 意未及回寫一 千日之把持乃不為倏然之上脫矣。 如 相戀再用人封大國之法可以收收經云陽者。親上者也陰者。親下者也 陵貢士吳友良年逾古稀頭日柜量服補中益魚湯始用人參一錢 者此下脱也是病始於海情繼以縱欲必須大奪其情永積 不常左類聶聶贈動診其六脉皆促或七八至一歇或三四至 而汗多冰滴下脱者身重着而肉多青紫昔有新貴人馬上揚揚得 一人忽覺自形作兩遊卧不别真假不語問亦 多茯苓濃煎服真者氣爽。假者 者妄見妄聞有如神靈下脱者不見不聞有如聲順上脱者身 介類沉重下。伏之物引之潛降使真陽復返其定疑然與真陰 一云是 笑而逝者此上脱也又有人 一知命之 年便絕然自保飲啖自强此壯火燥陰而兼 即化 寝而遭 不休石頑往候見其面赤 無對乃離魂也用珠 韵 カロ

古今醫 六味全料調理至秋而安。 則以秋石湯送靈砂丹應如桴鼓盛夏酷暑則以小劑生脉散代茶後與 其後或加繁甲或加龍齒或加東仁有時总動怒火達且不益連宵不己 風上擾之兆與生料六味除去菜英易入釣藤大劑煎服是夜即得酣 另有冒暑而眩暈者又不得概從風治大肝為風木之臟故內經以**蛇** 氣鐘於頭故以類相從也此即就風之一端而有虛實之分也若在夏 於外風者二陳加荆防鈎藤天麻因於内風者即類中之漸宜牛膝牡 虚脉濡大或細軟者六君加茂附又內經謂諸風掉蛇皆屬肝私故因 惡心者用酒製大黄二三錢或加入或為末茶調下如肥白人痰多氣 則屋轉眼常黑花如見有物飛動或見物為兩宜大追風散或於古正 震按眩暈有實有虚如此做人實來實火脉消大有力者二陳苓梅不 散加鹿茸不效一味鹿茸每服五錢酒煎去渣入麝少許蓋鹿之陽 枸杞首烏桑葉前花生地人參戴復養回頭腦換風眩暈之甚邊頭 案按一人卷三

古令醫案按卷第三終 量專責之肝若腎水虧少肝枯木動復挟相火上路高顏而眩暈者近 能駕乎諸法原本類案所載者不及也 未可據以為準今所選三案原不越乎諸法而議論卓举方藥巧妙實 六味加黄連極有效驗他如晨量屬陽虚昏量屬陰處亦辨證之大古 時最多董載臣曰婦人患此更多宜逍遥散為主輕則合四物重則合

